

蝴蝶，中國古人的靈感繆斯

不少古代的荷包與刺繡作品上，都出現了蝴蝶的形象，蝴蝶是中國人熟悉又喜愛的生物，而蝴蝶紋，自然也是大家喜聞樂見的圖案。蝴蝶紋流傳千年，遍佈中國大江南北，形態呈現出不同的變化，在藝術風格上異彩紛呈。蝴蝶紋沒有龍鳳紋那樣的神秘高貴，也沒有被歸入各類能代表地位、官銜、職位的特定紋樣中去。它蘊含的，只是歷朝歷代的萬千百姓，對美好生活最樸素的嚮往。

唐五代·三三兩兩舞春暄

南朝文人以「復此從風蝶，雙雙花上飛。寄語相知者，同心終莫違」抒發心中淡淡的憂傷；南宋時期，已經有祝英台女扮男裝與梁山伯共讀，去世後化為蝴蝶的故事流傳；苗族、水族等少數民族，將蝴蝶奉為先祖、守護神等；20世紀初最早的一批白話詩中，有「兩個黃蝴蝶，雙雙飛上天」這樣的句子……可見蝴蝶意象之深入人心。

目前所見較早的蝶紋形態，出現在唐代的金銀器、瓷器、銅鏡及紡織品等文物上。

唐代詩人鄭谷讚美蝴蝶：「尋艷復尋香，似閒還似忙。暖煙沈蕙徑，微雨宿花房。書幌輕隨夢，歌樓誤采妝。王孫深屬意，繡入舞衣裳。」京兆韋氏子的詩作裡也有「惆悵金泥簇蝶裙，春來猶見伴行雲」的句子，可見在唐朝時人們已經把蝴蝶用作紡織品的裝飾題材了。法門寺出土的刺繡包袱及織物中，上面已經可見蝴蝶紋裝飾。

蝴蝶出現在仙樂圖、鳳凰圖及各類花草紋樣中，可以稱得上是最佳配角，起到營造氣氛、烘托主題的作用。從具體形態上看，

唐代蝴蝶紋樣大多數有種小家碧玉般的玲瓏可愛之感，也有身形略微纖瘦但整體飽滿俊秀的蝶紋形態。

首飾上的蝴蝶紋，則更傾向於模擬現實中的蝴蝶形態，營造佳人鬢邊有蝴蝶輕舞的效果，分外迷人。唐代段公路《北戶錄》記載，「蟲老不食，而蛻為蝶，蝶赤黃色，女子佩之，如細鳥皮，號為媚蝶」，說明唐代女性已有佩戴蝶紋首飾之風。

唐代已經開始出現對蝶紋（由兩隻蝴蝶組成的紋飾）。不過此時，對蝶紋的形態僅僅是上下對齊或頭對頭，或者一隻稍側、一隻水平，並沒有出現類似後世「喜相逢」樣式的旋轉對蝶紋。成組蝴蝶紋的佈局，雖以對稱展開為多，但造型變化多樣，並不死板單調。也有三隻、四隻蝴蝶湊成一組紋樣者。

五代南漢康陵出土的玉蝴蝶配飾，在形態特徵上繼承了唐代的小巧圓潤。南漢宮殿遺址中也有蝴蝶紋方磚出土，上面的蝴蝶身材纖細，一雙紋飾繁複的翅膀，十分引人注目，似乎隱隱透出宋代纖細雅致蝶紋的先聲。



▲左圖為北京定陵博物館藏明代銀鑲金鑲玉嵌寶蝶趕花頂簪；右圖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代米色地百蝶花卉紋錦（局部）。



▲左圖為遼寧省博物館藏遼代三彩釉印牡丹雙蝶紋海棠盤；右圖為陝西西安西郊熱電廠唐墓出土銅鏡鏡背拓片。

明代·繞枝閒共蝶徘徊

從明朝開始，蝶紋形態發展可以說是空前繁榮，尤其體現在服裝、首飾等的應用上。蝶的形態輕盈，有不少造型新穎別緻、色彩誇張大膽的形象。

明代的蝶紋開始有意識地誇張蝶翅的造型與色彩，尤其在色彩上，慢慢呈現花團錦簇、爭奇鬥艷的趨勢。

這種潮流不僅體現在紡織品上，瓷器、琺瑯器、金銀器等工藝品上的蝶紋，也沾染了這股艷麗之風，一改唐宋時期淡雅的蝶紋，變得華麗非凡，讓人目不暇接。金銀器上具有立體浮雕效果的蝶紋也很常見，如南京明代功臣家族墓出土的蝴蝶形金飾件、定陵出土的諸多蝶紋器物等。材質的華貴與工藝的

精雕細琢，更顯出墓主身份地位之高。

作為藝術作品（而非衣料）用來欣賞的緯絲、繡作等，則格外注重「繪畫性」。明代緯絲趙昌花卉圖卷、韓希孟繡花鳥冊中的蝶紋形態，著力追摹宋畫意趣，將繪畫性與技術性融為一體，體現了織繡藝術在明代達到的高度。

除了貓與蝶、花與蝶之外，明代的蝴蝶紋還常與瓜果等物象組合，取「蝶」與「颺」兩字的諧音，形成「瓜颺綿綿」紋樣。或將蝴蝶、籐蔓、石榴紋組合，皆是寄托人們對家族人丁興旺、繁衍不息、綿延永續的美好願望，也能表達出傳統農業社會中人們對豐收的期盼。



▲清晚期的花鳥紋雙面荷包。

宋遼金元·多情蝴蝶趁花飛

宋遼金元時，蝴蝶紋樣已經在各地普遍應用，成為最常見的裝飾紋樣主題之一。蝶紋體態清瘦飄逸、清新淡雅，寫生氣息十分濃厚。

南宋文人熊克《中興小記》曾援引朱勝非《聞居錄》記載，稱北宋哲宗紹聖年間，「宮掖造禁縵，有匠者姓孟，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，縵以結帶曰『孟家蝶』，民間競服之」。孟姓匠人設計的雙蝶相對紋樣，受到民間追捧，證明了宋代人對蝶紋的喜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宋代已經出現了貓與蝴蝶題材的繪畫。畫家可能是在寫生過程中偶然捕捉到了這一場景，並把它最終定格為圖畫。

之後，人們發現「貓蝶」與「耄耋」諧音，便在此類題材中寄寓了對健康長壽的美好祈願。

遼、金器物上的蝶紋，地域特色十分鮮明，與兩宋精緻秀美的蝶紋相比，別有一番

質樸的韻味。如現藏遼寧省博物館的遼三彩印花海棠式長盤，盤中的蝶紋除了色彩濃郁之外，在形態上也很有特色。與多數蝶紋不同，其翅膀造型有些像蝙蝠。「蝴」「福」音近，或許這件器物也蘊含了遼代人的美好心願吧。

元代蝶紋的風格承襲了宋遼金時期，織繡、金銀器、瓷器等器物上的紋飾，都不乏精緻之作。紋飾風格上，元代的蝶紋將自然天趣與元代工藝美術裝飾「繁而不亂」的特點結合，代表了時代的新風尚。

在紋飾組合方面，「蝶戀花」（或稱花蝶紋）已成為常見的紋飾組合。蝴蝶踟躕花間，是自然中常見的場景，常常令人心曠神怡，常用來寓指愛情的美滿與幸福。詩詞作品中，「蝶戀花」詞牌也廣為人知。蝶戀花紋飾的內涵融合了自然景象、文學內涵與吉祥寓意，是中國傳統裝飾中極具詩意與象徵意義的主題紋樣。



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宋代趙佶繪《耄耋圖》。



◀江蘇南京博物院藏清代綠緞地刺繡彩蝶紋女褂。

清代·留連戲蝶時時舞

到了清代，由於印染織繡業高度發達，在服飾上「披羅衣之璀璨兮」，蝶紋形態可謂「千般婀娜，萬般旖旎」。蝶紋的裝飾發展到一個高峰，此後，蝶紋成為長盛不衰的裝飾紋樣。

此時流行的蝶紋形態多誇張其雙翅，或平展雙翅至最大程度，或表現其側面上下翻飛，精巧細密，設色華麗。這種「花蝶爭春」的情景讓人眼花繚亂，誤以為進了亂花叢中，風格極盡奢靡。《潛庵蘇台竹枝詞百首草》有詩曰：「穿花蛺蝶趁風偏，碎剪紅綾五色鮮。錦翅珠睛飛欲活，合歡衫上舞翩跹。」在一隻蝴蝶的翅膀上集多種色彩斑斕的錦繡，其華麗繁縟程度可見一斑。

人們傳統印象裡的蝶紋，通常見於女性的服裝與首飾上。如《紅樓夢》第三回描寫王熙鳳出場，身上穿著「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裋褕，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」，但在清代，大約是因為蝶紋服飾確有富貴瀟灑、風流倜儻的派頭，此時連男子也有穿蝶紋服飾者，《紅樓夢》同一回描寫賈寶玉出場的服飾「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，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，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」，同時適用於男裝與女裝的這種「百蝶穿花紋」，至今也有不少實物留存。

這些服飾的蝶紋遍佈全身，連衣服邊角都繡有彩蝶。衣服上的蝴蝶上下左右翻飛，形狀大小不一且色彩多姿多彩，華麗喜慶氛圍滿滿。此外，清宮舊藏的同治大婚瓷器中，也有一套瓷器以百蝶紋為裝飾，成套生產了渣斗、碗、盤、湯匙、酒盅等餐具。

清代還有一種名為「喜相逢」的蝶紋，其構圖類似太極圖。上下兩隻蝴蝶頭對頭，

呈S形左右翻轉，共同構成一個圓形，有旋轉對稱、動靜相生的韻律。為了形成對稱效果、烘托喜慶氛圍，喜相逢圖案中的蝴蝶，翅膀的大小相比蝴蝶的身軀，更要誇張一些，色彩也追求繁複華麗。總體而言，明清兩代的蝶紋風格相似，在做工和材料上也不計成本，以繁華精巧為要。

中國古代的蝴蝶紋，雖然只是萬千紋飾中小小的一個分支，寓意卻十分豐富。古人驚訝於「破繭成蝶」的過程，將蝴蝶視為生命力的象徵；常成雙成對流連花叢的蝴蝶，帶給人們關於愛情的遐想；「莊周夢蝶」的故事，又為蝴蝶增添了幾許飄逸與瀟灑……種種關於蝴蝶的想像，凝聚在蝴蝶紋及它的各種組合形式中，為人們帶來了無盡的啟示和靈感。

在現代社會，傳統蝴蝶紋也如蝴蝶一般，展示著旺盛的生命力。一方面，它延續了本身帶有的吉祥寓意和象徵美好愛情的意涵，仍常用於婚慶、家居裝飾、情侶飾品等場景，傳遞忠貞與浪漫。另一方面，蝴蝶紋被提取為幾何化、抽象化圖案，作為「新中式」設計中強有力的元素，營造含蓄而富有詩意的設計語言，或在數字藝術、遊戲皮膚等場景裡以動態光影、3D建模等形式呈現……凡此種種無不說明，斑斕的蝴蝶紋，已經從古代飛到今天，實現了從裝飾圖案到「文化IP」的升級。而通過蝴蝶紋從古到今的轉變，也可以認識到，工藝技術的革新、裝飾元素的提煉與再應用，足以使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，迎來屬於它的新生。

作者 / 黑逗

本版圖文摘編自「吳文化博物館」微信公眾號